



## 從「二虎競食」與「驅虎吞狼」 之計反思保防的重要性

■ 臺北市後備指揮部政戰處長 吳經緯

中國歷史上各種大小不等的戰役中，不乏藉由計謀的施展，在最小的損傷中，取得最大勝果的例子。其實兩軍正面交鋒的同時，敵後作戰的重要性並不下於前線的肉搏衝突；因此無論是情報的蒐集，或是士氣的干擾，甚至於是滲透策反的倒戈相向，這些都是保防觀念的重點項目。從前車之鑑觀之，許多被認定穩操勝券的歷史戰役，往往在最後令專家跌破眼鏡，產生「滑鐵盧」結局的，幾乎都是缺乏保防觀念而功敗垂成的「案例」。以下試舉《三國演義》第十四回「曹孟德移駕幸許都」

呂奉先乘夜襲徐郡」之故事，進一步讓讀者體認保防觀念的重要。

曹操確定自己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的地位之後，擔心同處於徐州地區的劉備與呂布結盟構成威脅，因此其麾下首席謀士荀彧就設計了兩條計謀：「二虎競食」和「驅虎吞狼」，意圖讓曹操陣營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地瓦解潛在的威脅勢力。所謂「二虎競食」就是坐山觀虎鬥，漁翁得利，一山豈容二虎，二虎相爭，必有死傷，從而可以從中漁利；「驅虎吞狼」則是意謂令此攻彼也，

使之兩相殘殺，並讓第三方坐收漁人之利，此計之施行者需要高超的技術和手段，否則虎害大於狼害，後患無窮。

雖然第一個計策沒有成功，但是曹操利用一道聖旨和一封密令，讓各自安歇的二虎仍然有衝突的矛盾點存在，緊接著第二個計策，便在天時、地利、人和都非常完美的時候，成功地進行了。其實「驅虎吞狼」的計策必須要在雙方都存有野心，同時確定能夠造成雙方衝突的結果，才算是完美的施展。劉備在明知是計策的狀況下，礙於皇命難違不得不出兵攻打袁術，選擇了不甚稱職的張飛留守大本營，偏偏張飛在醉酒鬧事的同時，還逼得徐州舊將曹豹窩裡反，投靠呂布當了內應，於是讓早有異心的呂布在陳宮的鼓吹下，靠著曹豹的裡應外合，成功地佔領了徐州，讓兵敗袁術的劉備被迫只能接受呂布的「收容」，再次客居小沛，最後甚至被逼到只能投奔曹操，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勢力範圍。

從這兩個計策的施行中，我們不難瞭解到保密防諜的重要性。「二虎競食」之

計沒有成功的原因，就在於劉備識破曹操之意圖，兼之無人做為曹操內應加以鼓動，以致功敗垂成；然而「驅虎吞狼」之計能夠成功，就在於劉備後方空虛的天時，呂布在小沛虎視眈眈的地利，以及張飛間接造成曹豹倒戈的人和。在這三個條件的完美配合之下，讓曹操不費一兵一卒就成功削弱了兩股可能造成威脅的外患勢力。當然在這三個條件中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也就是說，如果今天張飛能夠有充分的憂患意識和保防觀念，相信呂布再怎麼想攻陷徐州，也會因為忌憚張飛的武力而打退堂鼓吧！

今日臺灣身處列強環伺的動盪國際情勢當中，全體國民都必須要保有高度的敵我意識，並且從小學教育開始，漸次教育保防觀念，如此不管是「二虎競食」還是「驅虎吞狼」，這些伎倆都不會對我國造成任何恫嚇與威脅。



# 心動， 要有警覺立即行動

■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陳連禎

危機宛如黑天鵝，但誰也不知道，它究竟何時會悄然出現。正因為大家往往習慣安於現狀，缺乏危機意識，總認為絕不會那麼倒楣，危險會降臨在自己身上，因此當黑天鵝一旦悄悄地來臨時，往往讓人措手不及而陷入險境。「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」古今社會，人人理性自利，唯利是圖。執法人員站上火線，往往會面臨到許多利誘，自己如果沒有敏感度，懂得拒絕誘惑，一旦把柄被掌握了，就會任人予取予求，於是只得越陷越深，終究難以回頭，直到東窗事發，而後束手就擒。

## 警覺性之高—趙襄子

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記載一段故事：公元前 453 年，春秋時期晉國有六大家族爭奪政權。豫讓曾在范氏、中行氏門下工作，然而始終未受到合理重視；後來投靠智伯，深獲智伯尊寵，並受到重用，為此讓他時時感恩，總想圖報，不幸後來趙襄子聯合韓、魏二家，消滅了智伯。

豫讓說：「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悅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，我必為報讎而死，以報智伯，則吾魂魄不愧矣。」於是他先改變姓名，冒充服刑人，再混進宮廷，企圖藉整修廁所時，刺殺趙襄子。但趙襄子於如廁時，突然心為之一動，有所警覺，立即下令搜查，於是逮捕到豫讓。趙襄子認為豫讓肯為故主報仇，實在是個有義氣的人，不忍殺他，便將他釋放。豫讓卻仍不死心，不惜身上塗漆，以改變形貌，繼而又吞炭以變化聲音，再喬裝成乞丐，準備伺機再行報仇。

不久豫讓埋伏在一座橋下，趙襄子的馬走到橋頭，突然驚跳起來，他說：「必是豫讓。」於是豫讓行刺再次失敗。由於趙襄子對於危機的敏感度，讓他安然度過死生之地。

## 當機立斷—劉邦

《史記·張耳陳餘列傳》也記載一段有關危機意識的故事：漢高祖七年，西元前 200 年，劉邦率兵征討匈奴，不幸兵敗平城，被圍七日，幸有陳平為他出謀劃策，才能順利脫困。劉邦回京洛陽，



(顏聖哲繪圖，底圖書法字為顏聖哲題字)

過宿趙都邯鄲，趙王張敖是他的女婿，親力親為熱心招呼，從早忙到晚，為他備妥好酒好菜，禮節極其周到，態度甚為謙恭。可劉邦卻毫不買帳，舉止非常傲慢。趙相貫高、趙午等人已六十餘歲了，都是趙王之父張耳的門客，為人一向很有義氣，看在眼裡，很不是滋味；他們憤怒說：「吾王柔弱！今王事高祖甚恭，而高祖無禮，請為王殺之！」趙王聽到父親的老臣氣憤填膺，不滿盈庭，急得咬破手指出血，教訓他們萬萬不可造次犯上。貫高、趙午等十餘人氣猶未消，還是私下議論，決定要暗中部署，為主子報仇，出一口怨氣。

漢高祖八年，劉邦從常山郡回師，又路過趙國，於是貫高等人先在柏人縣預置機關，於驛館的夾層牆壁內隱藏刺客，準備在劉邦如廁時動手。劉邦正想要在此過夜留宿時，忽然一時心動，好奇地問左右：「這地方縣名為何？」隨扈回答：「叫柏人。」劉邦認為「柏人，就是被人所逼迫！」不吉祥之感油然而起，於是不宿而去。

劉邦讀書不多，教育程度並不高，此行並沒有國師張良從旁點撥，也無智多星陳平教他趨吉避凶。不過，由於劉邦一時靈光乍現，忽然心有所動，聯想到「柏人，被人所迫！」心頭似有不祥的預感，連夜急忙離開，始能逃過

一劫。由此一例，可以證明劉邦警覺性之高；當然，從另一個視角觀察，也可以瞭解劉邦對人對地疑心之重！對照前例趙襄子於如廁時，突然心為之一動，立即有所警覺，馬上採取相應的行動，方得以預防被害，其中道理不言可喻。

酒色財氣，並非罪惡，卻是事業成敗的關鍵，執法人員或多或少都有體驗。檢警調海巡等執法時，難免遇有應酬，本不足為奇。有時地方好友請客，或同學邀約相聚，又不好意思探問餐敘的宴客名單，本為人情之常。但凡有心人，巧設鴻門宴，往往執法人員到了現場，才驚見座中赫然是有特定營業負責人士，甚至是自己偵辦中的敏感對象，在這關鍵時刻，應該學習劉邦的敏感與直覺，二話不說，立刻反應，就連禮貌性的招呼都一律免了，只須說聲上洗手間，趕緊尿遁而去。

忽然心有所動時，要有警覺而立即行動，迅速脫離險地才是萬全上策。